

如果不能原谅 也无法遗忘 / 或许可以抵达我们内心深处的 / 云端三公尺

# 云端 三公尺

耿帅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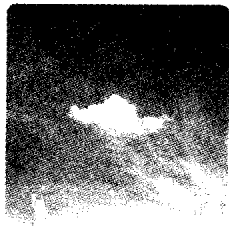


FLY WITH MEMORY

SOMETIMES YOU NEED TO LOOK BACK,  
OTHERWIS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HAVE LOST IN THE WAY OF FOREVER SEARCHING.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云端三公尺



耿帅 ©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 Chapter 1 谁曾牵过我的手 / 001
- Chapter 2 唯有时间记得 / 017
- Chapter 3 某一段时间的幸福 / 035
- Chapter 4 永远不止是一瞬间 / 053
- Chapter 5 一半记忆，一半疼痛 / 073
- Chapter 6 因为我爱你 / 095
- Chapter 7 回到回不去 / 129
- Chapter 8 你要不要记得我一辈子 / 163
- Chapter 9 今夜我带谁入眠 / 181
- Chapter 10 云端三公尺 / 213
- 后 记 无法逆转的柔软时光 / 229

## Chapter 1

### 谁曾牵过我的手

机场里人来人往，进出接送，短暂邂逅，长期别离，  
无一不见证了我始终深信的一个观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最佳主角。  
然后向左走向右走，将暧昧消失在飞往各自城市的途中。

当飞机开始不断爬升到两万尺的云端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伴随着飞机的轰鸣声，仿佛看到了在我曾有的生活中连接着朝阳和海淀两个城区的10号线地铁在那个城市里呼啸而过，就像被怀念的历经删改和磨难的那个春天，有始有终……

## 2

三年前，我在那个每于子夜便进入我的梦呓与我纠缠不休的女子的欲海之内，掰着脚趾头数到了毕业结束临近工作的日子，却被大学女友给甩了。

她是在抵达上海之后的一个礼拜，用手机短信跟我分手的，成本如此低廉，连一张纸都不费。也就是说，她是先斩后奏，不让我有任何答辩的余地。

在 S 大的三年里，我像只老牛一样孜孜不倦地读完了所学的新闻传播专业。和身边的 80 后们一样，从大学又迈进了职场，日复一日缺乏挑战的规律性的工作让我觉得乏味，最终放弃了父亲给安排在央企的被很多人羡慕的工作。于是，便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加入了北漂大军，有一份发不了财也饿不死的出版编辑工作，是典型的穷忙族中的一分子。

我不想让新的生活拥有一个蹩脚的开端，于是在入职的头一个礼拜与网上结识的 LL 小姐相约结伴去桂林阳朔。

在阳朔西街的日子，充满懒散而暧昧。

读书的”的，这些都是图书出版编辑；看着每个月的薪水包薄薄的一层，银行卡里存款永远过不了六位数，却还是没太多抱怨继续为了理想埋头算版税、算印张、算成本的，这些都是图书出版编辑；干得比牛多，吃得比鸡少。每天还得跟看门狗似的生怕成本过高项目亏本的，这些都是图书出版编辑……

然后她们又聊到选题策划费的多与少，薪水的高与低。接着一串轻柔的平底鞋脚步声，又进来了一个女孩，原先的这几个一起笑说：“凯琪。”

凯琪是总监乐菲的助理，没有加入她们的八卦。这几个女生知道她晓得很多内幕，偏偏想套她话，并没有顾忌我的存在，压低声音问道：“听说策划费会上调，乐菲加薪三千块，是真的吗？”

凯琪很小声地说：“公司是严令禁止打探薪水的哦，不怕被我主子听见？”

“她应该不在吧。这个时候她一般都会在老总那……”

凯琪过了很久不搭腔，仿佛是确定了乐总不在，才恢复正常语调，说：“我刚看到她眼圈红红地从老总办公室出来，以为她在这里。”

某个女生贼笑一声说：“凯琪最了不起了，要服侍那个女魔头，给我两倍薪水，我都不见得敢做。我们都说全公司最难做的职位不是董事长不是总监，而是你这个职位。”

凯琪说：“你们不要看她那么事儿，其实她很……”

凯琪说到这里突然住口了，头偏向茶水间门口看了看。

那几个女生问：“她很什么？”

凯琪想了很久，说：“可悲。”

也许，格子间职场听同事八卦对于一个新人而言，是最迅捷了解公司内部情况的方式之一。

几个女生叽叽呱呱地问：“为什么是可悲，不是可恶？”

凯琪说：“别看她 70 后，比咱们早入场几年，其实没什么能耐，不知道跟公司高层是啥关系，公司其他部门的总监还会挤兑她，这不是可悲是什么？”

一个女生问：“你看她跟董事长到底是什么关系？”

几个女生相视一笑，凯琪顿了顿，说：“谁知道呢？”

恰在此时，乐菲进来，几个女生不自然地相继离开茶水间。

我知道我的出版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但仍很积极地给自己制定了职业发展规划。

临近下班，好友程宏适时地打进电话，约好了时间说要给我来京后第一份工作庆贺。他在电话那头的高兴劲让我不忍拒绝。

两个月前，宏子的大学女友才跟他提出了分手，傍了一款爷飞了香港。那天晚上，宏子在朋友的生日宴会上醉得一塌糊涂。连吐 5 回，还吵闹着要去偏远腹地支教。他朋友打我手机，问我是不是希喆，然后我在 30 分钟后赶到，一边致谢，一边搀着宏子回家。为了走出失恋的阴影，宏子迅速与同一学府播音系的张怡嘉结成恋人。张怡嘉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电台做 DJ。



我跟程宏都是草根阶层；大学一毕业他就进了一家报社做记者。

等我来到双井富力城预约好的餐厅，程宏和张怡嘉早已到了。

程宏看到我一阵坏笑，说：“希喆，怎么现在才来？总不会是刚进公司上班，就被公司里的美女同事给迷上了吧！你们文化出版这行可是女人出了名的多。”

“哪能呢！这儿有帅哥赛过我希喆，美女胜于唐贵妃，可谓是俊男靓女双管齐下，可是够给我面子的了。我又怎么敢……这不是冤枉小弟嘛！”我笑着说。

程宏陪我一杯酒，贼笑说：“没想到几日不见，嘴巴竟可以酿出蜜来了。”

我听后得意地哈哈大笑。

张怡嘉在一旁打着圆场说：“看你们俩，一见面就要贫嘴，跟两个孩子似的。”

我给程宏斟满杯中酒，说：“宏子，我用这杯酒换你口中的一个故事，怎么样？”

“行啊！讲故事我可是在行，想当年上幼儿园时我可是故事大王。今儿哥们高兴，想听什么说吧。”程宏还是和以前一样直爽。

张怡嘉嗔怪地打了程宏一拳，笑着说：“我怎么没听你给我讲过故事，原来心里还有事儿瞒着我啊！”

程宏微笑，似是而非地看了她一眼。

我们在一片醉意中离开了餐厅，我给他们拦了辆 TAXI，执意看着他俩乘上 TAXI 消失在城市的霓虹灯火中。然后，我才头脑亦清亦幻地朝回家的方向走去。

路边 NOKIA 巨大的广告灯箱里，一个蓝莹色的影子，疲倦而骄傲地立着。我感到寒冷，虽然已是春天。我从裤袋中掏出手机，拨通了与我一同来北漂的好友小志的电话。

“喂，小志，最近在干什么呢？”我打着酒嗝问道。

“哟，是希喆兄啊！你说我还能忙什么？不就是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奔波嘛！”小志显然听出是我的声音。

“就这些？不可能吧，干多干少姑且不说，干肯定是干了，老实交代，干了几个？”

“越说越色了不是？”小志在电话那头“嘿嘿”地笑着。

“说这了吗？你不是经常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乃是开门头七件事，而关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干’吗？”我为小志的脸皮比大象屁股皮还厚的功夫感到汗颜。

在一阵手机电池电量过低的警报鸣声中，通话突然中断。断就断了，生活无不断之情节。

## 2

周末，宏子和怡嘉开车来接我，载着我们去京郊聚会。

怡嘉坐在铺得平整的毛毯上享受着春天慵懒的阳光，忍不住伸开手臂把湛蓝湛蓝的天空揽在怀里放声大喊：“感谢毛主席感谢周总理以及马克思伯伯，最后感谢生我养我的爹地妈咪。”

宏子剥了颗提子塞进她的嘴里说：“怡嘉，你是不是也该顺便感谢一下为你们提供交通工具美食以及免费司机的宏子同学呀？”

怡嘉不怀好意地笑笑说：“咱俩谁跟谁呀，要是用谢那不就扯远了嘛，这样吧，给你刻个章。”

于是她捞起宏子手慷慨地在上印上小牙印，抹着嘴说：“有了这个坐公车不用买票，去饭馆不用花钱，不信你试试。”

看着不远处在翻跟头撒欢蹂躏刚刚冒尖的小嫩草的宏子，我奸笑着对怡嘉说：“怡嘉，你说周围是不是有母猴子在偷看我们，要不然宏子怎么这么活跃，都是春天惹的祸。”

怡嘉会意地大喊：“发情的程宏，赶快过来补充一下体力吧，省得一会你同类来了你就没什么力气进行下面的工作了。”

然后我们躺在草地上猖狂地笑。

我、程宏、张怡嘉三个志趣相投的好友肆意挥洒着终将逝去的青春，心里涌上一股暖暖的感觉。

第二天，程宏开了辆不知从哪弄来的很拉风的车顺路来接我去上班，半道随便找了家路边餐厅吃早点。

结果老板娘相当高调，坐在收银台前发呆，要醋没有，要餐巾纸得自己拿，一气之下，我们扔下基本没动筷子的小笼汤包夺门而出。身后传来老板娘的讥讽：“吃个包子，以为是在星级饭店吃大餐啊，一会要这个一会要那个，真事儿！”

我和宏子面面相觑，又觉得没必要跟一妇人计较，甚是无奈。

去公司的路上驶到三环开始堵车，早高峰嘛，也可以理解，但是刚刚受了刺激的我们心里那个郁闷呀，宏子把车喇叭摁得不歇，直到警察同志多看了他两眼才消停。

“宏子，你说我们俩要是出名了，成大腕了，谁敢这么不待见咱俩！”我突发奇想。

“就是啊，我们也出书，出CD，拍电影，一炮走红！”宏子立即附和。

接下来，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完全沉浸在虚幻的想象中了：

我：“我们名气忒大了，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赶着

### 3

下班后，换了很多趟车从朝阳赶到海淀的唐家岭与小志叙旧。

小志打从我认识他起就有自己的梦想，他酷爱音乐，当初想找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可事与愿违，兴趣爱好与现实生存往往有或多或少的差距，现在京城一家房地产公司担当房产销售工作。

我们都曾放下理想，为了现实疲于奔命，但在不经意间已失去了太多。

小志告诉我他们公司下达了最新写字楼盘的销售任务，在和一家服装公司的女老总洽谈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大出我 20 多岁的女人，竟不止一次地暗示我，如果我愿意做她的情人，她不仅帮我解决 200 万的销售任务，而且还可以把我调到他们公司委以重任，如果我愿意。

看着面前这个风韵犹在的女人，小志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事关感情，不是不能考虑，我也不是一个贪图钱财的男人，

我突然发现，我们都有点苍老了。被环境、工作磨砺的不再充满激情。

宏子临走时我微笑着与他握手。那一刻我感到悲凉。想起我们过去读大学时，因为失眠而深夜起床，坐在地上看着房间里的月光。我们的手在月光里游动，却什么也抓不住。

夜晚，在梦里我梦到自己拥有了这世间最宝贵的财富，一种极大的欣喜萦绕着我，不想却被闹钟的铃声所惊醒。

我坐起身，恍惚地看着房间里的一切，前一秒还拥有的财富并没有随我来到现实生活中。或许，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美丽而脆弱的梦，醒了才知道自己其实一无所有。

## 6

周五，就在我积极联络程宏和怡嘉周六来我家小聚时，接到上司通知：“下周公司要赶图书上市档期，周六需要加班！”

消息一公布，格子间里顿时怨声载道：“啊？不会吧，我约好去相亲的！好好一姑娘就是这么被剩下的！”

“我本来想好好睡个自然醒宅一天的，黑眼圈又该加深了。”

“又没时间去 K 歌了，哪天大家要是再听到我五音不全地一展歌喉，千万不要怪我！”

“唉，我还打算露一手呢！”我心里想，无奈地给程宏打电话，“周六活动取消，我要加班！我们约在周日吧！”

“打倒你们总监！”宏子在那头怪叫。

周日中午，我将一切准备妥当。

宏子来了。我看到宏子拎了一袋水果进来，怡嘉跟在后面，

## Chapter 3

### 某一段时间的幸福

每天赶往北京的高档写字楼里，  
总有看不完的稿子，总有不同的作者问着相同地问题，  
习惯了周而复始的回答，也习惯了解与不被理解的方式。



## 2

我在经过 Ricky 办公室的时候，顺道探头进去，说：“刘总，李雅洁的辞职报告单我不签了，跟你说一下。”

“哎，别走。”她立刻丢下手边的资料，扭动着胯部追出来，“你什么意思？什么叫跟我说一下？”

晕，我忘了自己应该是跟 Ricky “报告”，而不是“说一下”。幸好我事先已经想好了说辞，在公司里这种事只能用利益关系来说服。

“现在行业内跳槽率这么高，她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编辑，留下她总比培训新人好，利于部门稳定公司发展，所以我想把她留下。”我说道。

“你……”Ricky 十分难以置信，“新人配合度比较高，薪水比较低。这是公司的政策，你照做就是了！”

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振振有词说道：“可是新人耗费公司资源大，流动率高。李雅洁在公司有两年了，她手边作者资源都合作的很有默契。新人不仅要重新挖掘培养作者，